

流动演员

● 陈 炳 熙
● 山东文艺出版社



LIUDONGYANYUN

流 动 演 员

陈 炳 熙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济南

出版者： 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 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 610051—485）

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5印张 209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29-0081-9

I·72 定价：3.65元

序

田 仲 济

陈炳熙同志最近将他从1981年至1984年的短篇二十余篇结集为一册，拟即出版。我有机会得以拜读了。文如其人，虽通讯几年了，和炳熙同志尚未谋面，我想从文章中先来认识他。茅公是善于从文中认识人的，连作者未透露出来的意图他都可以窥出。当然这是指别人未能窥出的。我的一位朋友，可惜已过世了，也有类似的本事。他曾从一个从未谋面者的文章中不仅对他的思想、艺术技巧作了极为恰当的评价，在他写的一本评传中而且对他的性情、品质、道德、格调等，都作了论述，熟知那作者的无不首肯，这真可说知文即知其人了。我自知没有那样的修养，但从文风格总可以窥知其人的风格一二，所以我得先读陈炳熙同志的短篇小说结集稿，是非常高兴的，我之所以高兴，主要的是得到集中的阅读他近几年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并借此了解一下他的思想、感情、艺术修养、文章的风格等等一些特点。我不敢说从此可以窥到他整个的为人，但窥到某些特点，还是可能的。使我始料所不及的是，我以视力甚坏，本来计划只看一部分，或者二分之一左右就可以了，想不到竟被吸引着，一篇一篇地看下去，直到看完，犹有未足。文字并不绚丽，也不能说华丽，是怎样美么？我想还不能那么说，若说美的话是自然美，不是艳装浓抹似的人工美，是朴素、流畅、自然，所谓“行云流水”大概就是如此了。不见刀

斧痕迹，不见匠心所在，好象是自然形成的，也象一对老友多年相逢，遇见后促膝谈心，别长话多，娓娓而谈，那又用着什么修饰和雕琢呢？这就是它的自然、真实，情真意诚的原因，也是它引人入神的原因。其内容自然有令人喜悦、赏心悦目的，也有令人忧伤、心凄凄然的，但无论是喜悦或忧伤，都象是一种享受。老友阔别乍逢，挑灯谈心，不是一种享受么？那还挑选是悲伤还是欢乐？原因是都过去了，今日不过是回味。我的“犹有未足”，也是基于此，这享受还不满足。陈炳熙同志喜爱用第一人称的方法叙述故事，第一人称的写法有其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他使用时很巧妙地尽量发挥了其优点，而回避了它的缺点。优点是每人都喜欢从事件的经历者或目击者口中听取故事，听起来分外亲切动人。缺点是倘描绘自己过于机智、聪明、能干或过于愚笨、可笑，都与生活习俗不那么符合。

文字是表现的工具，是小说的形式，更主要的决定小说的成功与否的是它的内容。吸引人阅读下去是文字的技巧，但倘缺乏内容的魅力，只有技巧而没有切实的内容是只能称为空虚贫乏的作品的，那不是陈炳熙同志的作品。在技巧上，在取材上，陈炳熙的小说有的在取材上象契诃夫，也有的象莫泊桑，取现实生活中某种场景，某种人物的某种事件，来反映出他对社会生活、他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当然，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在这点上陈炳熙同志是同他们不同的，陈炳熙同志是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他不过仅在方法上和有些相似或借鉴。

陈炳熙同志已是中年人了，就是说我国近半个世纪经历的几件大事件，有的虽然那还是他的幼年或少年时期，象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建国后历次的重大事件,他更是身经目击了,例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已是完全能够辨别是非屈直的青年了。在这廿余篇的小说中,这些问题他都涉及或可说他从从一个角度,或从一个侧面,或仅从很小很小的一个角落,取为他小说的题材了。我说这话并丝毫没有那样的意思,说他因此没有场面广阔、题材丰富的历史画卷;我是感觉写一个侧面或是一个那怕极小的角落,写大时代的某些小人物,并不一定妨碍他的作品成为不朽的名作,《最后一课》、《二渔夫》,就足够说明这个问题,这应该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了。在一开始我就说过,我读这廿余篇小说,是在不知不觉地一篇一篇地读完的。所以我被吸引着读完,固然是文字的魅力,更正确的说应该是内容的魅力,是他述说的故事将我吸引住了。

作者很敏感,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很细致、很周密,具有深度。他着力捕捉和描绘的不是表面的现象或热闹的场面,而是深入到内心的活动,思想和灵魂。我们试看《两只小猫》,故事是简单的,养了一只小猫,不幸死去了,本来不想再养猫了,可又有人送了一只来,于是只好留下了。这么简单的事,写得那么富于趣味,写得那么富于情意。不仅写了小猫的不同的外表,也写了小猫的完全不同的性格。这篇小说是主要写两只小猫的,两只性格不同的、同样得到人的喜爱的小猫。是写小猫,可同时也在写人,写人与小猫的感情。一句话,写双方的心灵。照一般情况说,这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挖掘的题材,可作者把它写得引人入胜了。我觉最能代表作者的水平的应推《夜歌》、《流动演员》等篇。

《夜歌》是写一位一解放就参加文工团的十三、四岁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小郢,在团里被称为“小珍珠”,可见是受人人

喜欢的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说害了三代人么，我们试看小鄯这代人是如何被害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挨了斗，上了吊。救下来以后，丈夫就和我离了婚。”

“风刀霜剑”不仅伤害了她的肤发，也损伤了她的心灵。象她自己讲的，“我自从经过那许多‘洗礼’，过去的事几乎都忘记了。其实，还记得那些个干吗！”终天伴她的是一本卦书、一副扑克牌，再就是小说，抽香烟。象她讲的，“你相信么？任何事情都可以习惯的。如这本书，我天天都用它拿扑克算卦，也成了一种习惯。”近三十年未见的、少年时代的伙伴看起来，自是完全变了的，失去了过去的热情的陌生人。

反映“文革”的称为“伤痕文学”的作品，的确在数量上是不少了。在质量上我总觉还远远敌不过它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夜歌》这篇，应该说是写得相当不错的。这位女主人公的原型好象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位演员，那是象亿万美好的灵魂一样毁灭在“文革”中了。在这里作者可不愿使我们完全失望，他借主人公的嘴给我们留下了一丝的光明：“我承认，我的许多积习，会使我的许多老同志们失望，甚至让那些关心我的人感到了苦的味道。有什么办法呢？我的遭遇，使我在这些方面管束不了我自己。可是我还有另一方面，也许还可以告慰我的关心者，那就是我从来没有放过一个机会、吝惜过一分精力，为祖国的声乐宝库培养和输送新的珍珠！哪怕现在真还是一些‘小珍珠’！小又有什么可怪？它们会大起来的……”

《流动演员》相反地写了一个善良、纯洁、正派的年轻女演员、荀派的弟子李明霞，为了写李明霞外形朴素，心灵的美好、纯洁，作者写了一个和她对比的人物，她的琴师、继父，作者一开始就勾勒出来了：

当我走进门来的时候，正巧他们父女都在。李明霞似乎刚刚吊完嗓子，仿宣窑的精致小茶壶还捧在手中，她继父则正在给胡琴松弦。这位她的继父，在我只看了一眼之后，仿佛已经了解了他的整个为人。因为在我的迷往迎来的岗位上，象他这样的形象我已见得多了。这是一种饱经世故的风尘中人物，从旧社会带来作为护身法宝的迎合与谦卑，丝毫不因为已经解放了三四年而有所改变。不论我说一句什么话，他那满脸媚笑和那满口金牙都会同时绽露出来，完全不必经过大脑地连应几个‘是’字，或说声‘您说得对’。

对于李明霞的外貌作者接着描绘，第一是“引起了我的感叹”的“竟会是那样的全无修饰”。她穿着一身普通的黑色布衣，……布鞋。“那被太阳晒得微黑，而又不施铅华的少女的素面，与既没有烫又没有任何点缀的一双短发辫搭配在一起……。”这竟是当时一位京剧舞台上的明星！自然，这仅是从她外表上说的，主要还得看她的内心如何。

荀慧生是以花旦著称的。演花旦，台风问题自然是最重要的了。以色情求上座率，那是比较容易的。因而绝不把戏唱“骚”是难能可贵的。作者在后边用力描写的就是她的这正气。首先用李明霞自己说，“荀先生的戏，演的都是些受欺负、受轻贱的妇女，可她们也有聪明大胆的，也有刚烈的，我自个儿演着，就象在替她们说话，自己先感动了……”作者形容她演出的红娘，于“俏丽之中蕴涵着天真，尽致的同时不忘含蓄。”她的继父不仅一切看法与她相反，甚而违反剧改原则，

企图演《大劈棺》。所以二人一直合不来、闹别扭，最后以分伙终。

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由于作者生活的局限，不少作家所描写的人物和社会生活是单调的，例如有的仅限于家庭、爱情；有的仅限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有的仅限于城市灰色的小市民……等，抗日战争开始才改变了这情况，逐渐地题材广阔了，人物形象众多了，士兵、农民、工人……各种各样的人物都进入我们的文学中。作者处在今日的时代，他的生活经历不能说是最简单的，但也算不上丰富或复杂的，若从这一角度说，他创造的人物已不能说少了，但比起今天文学创作界的情况，就又不应该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我衷心地希望他更多的、更丰富多采的创作产生出来。作者信中曾说已人到中年了，那就希望他写出《人到中年》那类触到更大的更重要的问题的作品，文学就是要反映生活改造生活的！这总不会说是不现实吧！

1986.4.1

目 次

序 (田仲济)	(1)
夜歌	(1)
昨夜风雨	(13)
她没有爽约	(26)
烟树依依	(40)
两只小猫	(52)
微雪	(62)
寄托	(77)
小三姑娘	(89)
友情	(100)
变	(106)
西边的小树林	(122)
月光小屋	(135)
流动演员	(158)
灯谜	(179)
加级鱼	(192)
旋转的灯柱	(202)
画家	(212)
名师	(227)
再睹风采	(240)

留恋的青山 (252)

薄 献 (276)

夜 歌

去年夏天，我因工作的偶然变动而得到一个机会，来到了渤海之滨的小小的W城。本来我对这鸦片战争以来的有名的军港，是怀着一定的好奇心想来仔细地游一游的。但真的到了这里以后，统共只有两条马路的这个小市，连同它的旧城的街道一起，转上半天也就一览无余了。只有那素负盛誉的刘公岛周围的海边，因是个消暑的佳境，又有著名的硫磺温泉，就成为旅人们流连忘返的地方。而我，自然也是以到这里蹓跶的时候为最多。

那是一个晴朗得天无纤云的午后，我正在海边马路上悠闲地散步，远眺着那一片蔚蓝的海上景色。蓦地竟听到了“小秦”的一声清脆的喊声。虽然这“小秦”的称呼至少已经有十几年无人叫我，但听了那似乎有点儿熟悉的近乎歌唱般的嗓音，我还是不自觉地刹住脚步，猛然抬起头来——只见迎面一位穿着普通浅色夏衣的中年妇女，正跳下脚踏车，笑嘻嘻地望着我快步走来。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在此时此地相遇！

我们大约已有二十年不见了。自从各自调离了那个我们最初参加革命的文工团以后，她进了省歌舞团，而我却考入了南方的大学，从此两人就再也没有相见过，连音讯也很少知道。

这时我象很多人所有过的体验一样：在一个多年不见的少年时代的伙伴面前，会使自己在短暂的时间里恍如回到了当年的那个时代。“小邴！小邴！”我也激动地呼喊着她那原来的称呼。来不及细叙别情，她就热情地邀我到她的家中去。

一路上，我们一面问询着彼此的近况，一面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迅疾地映现着那些生动有趣的记忆。

那是一九五〇年的一个多雪的冬天。我们文工团参加山东某县的土改，分组驻进了离县城十余里外的几个山村。而我和小邴则同驻在一个区农筹委会所在的村庄里。因为我们这次参加土改，领导的意图之一便是让我们接受一次锻炼，所以领导力量配备得特别强。而我们这些年仅十几岁的小同志，就都做一些十分顺利的具体工作。我们文工团本来有两个年龄最小的女同志，一个小俞，一个就是小邴。小邴比小俞更小一岁。她们两个性格完全不同，小俞觉悟高，懂事多，有人说她象是一个“小大人”。而小邴呢，则一味天真。她顽皮，饶舌，但更聪明，在所有大同志们面前她都是一个“孩子”。所有男女同志没有一个不喜欢招惹她，用“激”的办法，让她全神贯注地跳一个苏联红军舞或鄂伦春舞，再不然就是亮起她那甜脆婉转的好嗓子，唱一个《五哥放羊》或《三十里铺》。每当这种时候，我们的团长就会笑得眯起一对眼睛，说她是我们团里的一颗“小珍珠”。但她的顽皮却是人人都拿她没有办法的。就在参加土改的那段日子里，有一位小同志偶然病了，他的妈妈在给他邮寄毛线袜子和手电筒的同时，还邮来了一筒“虾酱肉”。过惯“共产主义生活”的我们这些半大人和孩子，当然是都要尝尝鲜。而且约法三章，我们在一起开饭的五六人，每餐只能吃一点，以便多吃几顿。有一天，我们的指导员进县开会去

了，回来吃晚饭时天已擦黑。小郾笑嘻嘻地把所留不多一点的“虾酱肉”筒子给指导员端上来，极感兴趣地看着他举起筷子夹了一口，在刚要送进嘴里的时候，她突然放声大笑，叫着：“不要吃！不要吃！”原来那是“虾酱肉”吃完以后换上的一层同样颜色的泥巴。结果指导员和满屋的同志都乐得哈哈大笑！指导员只得骂一声：“小鬼！真拿你没办法！”并罚她给村里的干部唱了五支歌儿。

但这一味顽皮憨笑的小郾，有时也会深沉得令人难解起来。有一回晚上，大家坐在油灯下的大炕上学习，她背了灯影儿悄悄问我：

“人家请你画一对枕头样儿，行不行？”

“谁请我画？”

“一位贫农的大嫂。”

“不会画。”

“人家说，你给画了，她给你补袜子。”

此时我才明白，原来前天我洗袜子被她看见，袜子上有两个洞，所以就生出今天画枕头的事。但我不好意思烦劳乡亲给补袜子，正在迟疑着的时候，比我更擅长画画儿的小刘倒抢着说道：

“什么？给补袜子？我画！我画！”

她却抿嘴一笑，狡黠地说：

“人家不敢用你！”

又有一个晚上，大家都下到各村去了。指导员要我留下写第二天开大会用的标语，同时又留下小郾帮我裁纸。当大家都走了以后，我们在原是地主旧宅的宽大的上房里，听着天边时起时落的报告着夜寒的风声，除此以外没有一点动静，夜真是

静极了。屋子里如果暂停下说话，就只会听得那折纸声和裁纸声沙沙地响。她忽然说：

“小秦！我烧姜水你喝好吧？”

“为什么要烧姜水？”

“你不是肚子疼来着吗？”

“好多天了，现在早不疼了。”

“指导员说喝了红糖姜水，管什么时候也不会再疼。老鞠（区里的一位同志）进城去，我让他捎来了一包红糖。”

“好吧。就是大灶底太难烧了！”

她不以为然地笑了一声，跑出去了。

那年她只有十四岁，一个人摸黑到了阒无一人的对面的南屋里，再摸了柴禾，点起灶底来。用大锅烧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几次放下刷笔，跑过去看她。只见灶底的灿亮的火光，映得大南屋一明一灭的；在白天看来房顶上那凹凸不平的丑陋的木椽，此刻经火光照耀，闪闪地竟象大庙里的雕梁画栋一般，有趣极了。她那本来就十分红艳的脸颊，被火光映得越发红艳照人，还有那黑亮的大眼，那回转头来望着我笑的时候露出的整齐的白牙……在我的记忆中，她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这一回更显得美丽、纯洁。我忽然对她怜悯起来，觉得她这是在为我辛苦。也算是酬劳吧，我就蹲在柴禾堆旁，给她讲了两个她所爱听的故事。

也许是因为这红糖姜水的神力，从那晚喝过以后，我本来常犯的肚疼竟然没有再犯过，甚至直到如今也再没有发生过。

土改快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同志应邀参加了一次邻村的一户普通贫农家庭的婚礼。那天晚饭后，我和小郦、小刘三人，同区上的二十多岁的大同志老鞠，一齐到了用晶莹

的雪和橘红的灯装点起来的邻村。在那个快乐的婚礼中，由于热情的乡亲的再三“欢迎”，我和小酆两个竟替代了新郎新娘那不容推辞的表演义务，一而再，再而三地独唱、合唱了许多歌。直到我们返回住处的路上，各人心头还持续着唱歌时的那种兴奋。那晚上，我和小酆走在前面，老鞠背了枪和小刘走在后面。漆黑的夜。微明的雪光。沙沙的雪路上的匀称而有节奏的脚步声。老鞠和小刘亲密地谈着。我和小酆也不停地说着那无尽的笑话。我曾劝她，渐渐大起来了，一个女同志，不要再调皮，要懂点事，象小俞那样。我说一句，她笑一声，最后说我是指导员的一支质量很好的“传话筒”。我虽然因她的“冥顽”而有些生气，但又被她的笑话笑得几次喘不过气来。走在后面的老鞠曾经几次喊着问我们：“有什么好听的节目，也说两个给我们享受！”

那是多么难忘的夜呵！那是多么难得的亲切而率真的同志关系！而且也许还照下了那么一点儿“青梅竹马”的影子呢。我不记得这四五里夜路是怎样一忽儿似地就走完了，而极其满足地各自跳进自己的宿舍的门，钻入了那温暖的被窝！……

正想到这里，她的一句“到了”唤醒了我的回忆，使我回到现实中来。我看到了一个四合院的职工宿舍。北屋的四个小间，就是她的家。进屋之前的刹那间，我的心中曾闪过她的房间应有的布置景象：我们文工团的“小珍珠”，省歌舞团曾经最受欢迎的歌舞演员，省城的大照相馆的橱窗里曾经装潢着她的彩色演出照片的酆某某的家，一定是别致、整洁、新颖、大方的，高低柜上必然摆着插了鲜花的花瓶，淡绿色的墙壁上应该挂着静物或风景的复制的名画……但是当我一脚踏进那寒酸的白木门坎之后，不禁为之一呆。即使走进我的最邈远的朋友的家

中，也不会看见这样一副杂乱无章、简陋不整的景象。四个小间中的最东一间象是贮藏室，除了堆迭着的板凳、盆架之外，土炕上还放着一台积满尘垢的缝纫机。往西第二间就是我刚走进来的外间，满地都是横七竖八的锅碗瓢盆、南瓜茄子……简直让人无插足之处。往西第三间是卧室，土炕上铺一条边角已经破残了的南方凉席，垂着大的蚊帐，枕头旁边放得有扑克、香烟和一本没有封面的不知是什么名的书；另有一桌两椅，桌上除热水瓶、茶壶、茶杯之外，也有一盒拆开的香烟放在烟缸上；墙上挂着两个镜框，一个镶着她约摸十八岁时的半身照片，一个镶的却是大约拍于舞台上的独唱时的化妆照。看了这两张相片，我不禁把视线移到了她的脸上来。感觉敏锐的她，立刻漾出笑容，问道：

“怎么？你看到风刀霜剑的威力了吗？”

“是呵！”我不能不承认，接着又作解释，“这是谁也抵御不了的！我也是一样。”

我想再看最西头的那一间房，因挡着旧布做的门帘。她阻止我说：

“不必看了，净是土和书！”

我从帘缝里瞥见，里面尘封着的，果真是一炕凌乱的书报，也就不再去看。

“嚓！”地一声，她点起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摇晃着火柴扔到烟缸里，一面吐出缭绕的烟圈来，一面对我说：

“抽烟？自己来吧！”

我说不抽。并惊异地望着她那娴熟已极的抽烟的动作。她不免又抿嘴一笑：

“我抽了十年了！看不习惯吧？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功